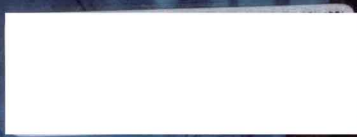


九州志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OLAND.COM.CN

热血 | 梦想 | 青春 | 浓情 VOL.020 江南 主编





地理志·异魅怪谭IV 总第020辑

作者：江南 主编

责任编辑：李海振

出版：长江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编：430010

邮箱：cjpul@vip.sina.com

总监制：李靖

特约监制：杨严 熊嵩

特约策划：张鹏

特约编辑：徐岩 刘苗苗 杨序暄 狄明 由窈 李静婷

装帧设计：修隼 李婕 李修全

封面绘：春山君

封面绘制：伊吹五月

投稿邮箱：tougao@novoland.com.cn

投稿信箱：北京100036信箱44分箱

北京编辑部电话：010-67568861

官方网站：<http://www.novoland.com.cn>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egendofnovoland>

腾讯微博：<http://t.qq.com/NOVOLAND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志·第20辑 / 江南主编.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92-1734-2

I. ①九… II. ①江…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2076号

联合出品：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

邮编：430077

运营发行：知音书局

发行热线：027-68890692

印刷：深圳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1

字数：300千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978-7-5492-1734-2

定价：15.00元

本读物由九州志工作室委托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电子杂志、网络、无线增值业务、手持终端、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或授权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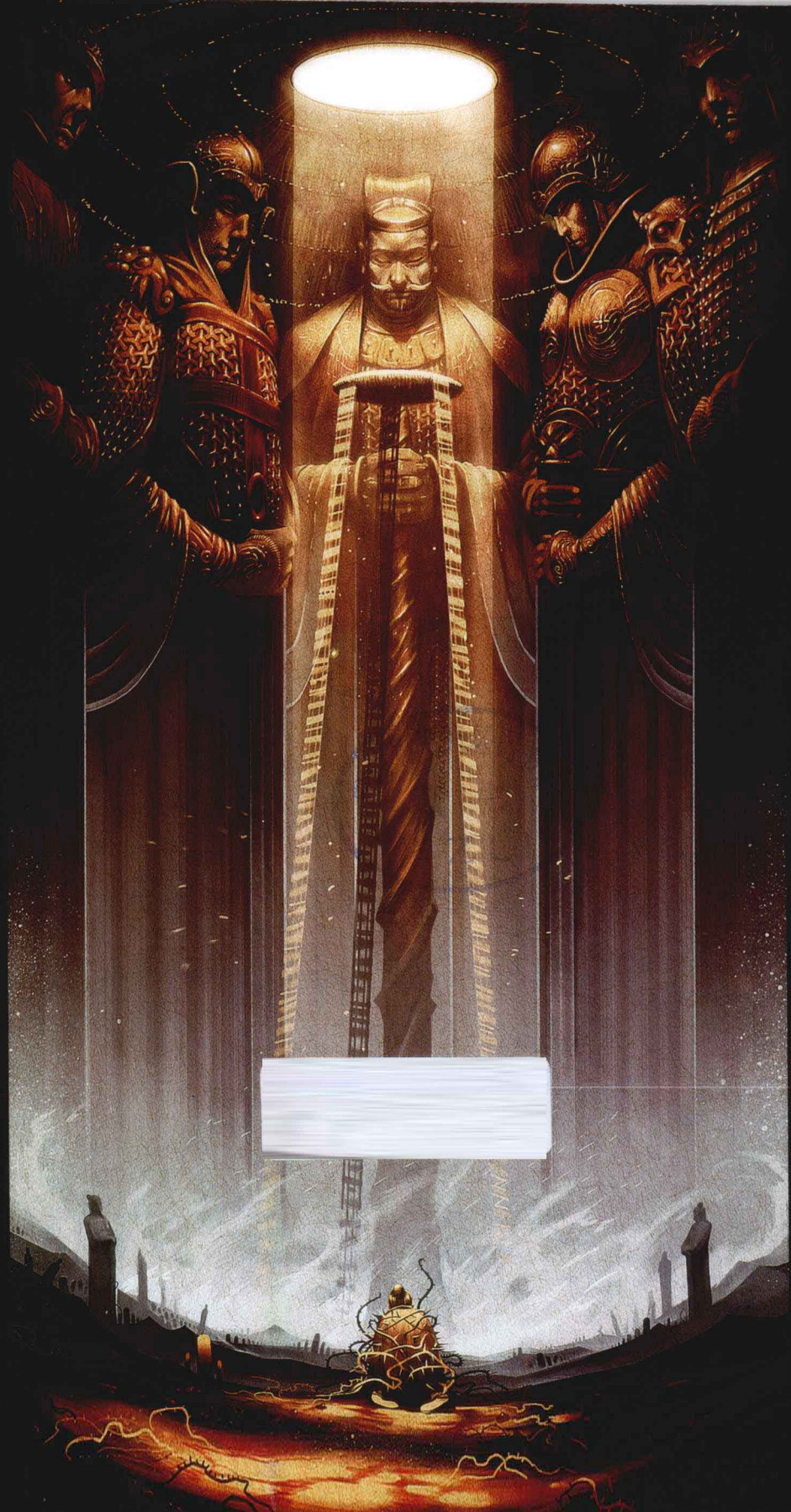
地理志

異鬼恠譚

IV

Fantastical Novgorod

Written by ISOTONE / 奈奈 / 龍輪
Illustrated by 伊豆屋 / TRYLEA / 繪楓 / 武家田四 / 定藏





Illustrated by 季诺

钱榭宗祠

“经由我，忠勇死难之士的血债，必得偿还！”

——题记

缘起 ORIGIN

宛州是个富贵享乐的地方，无论店铺酒楼还是屋舍皇城，都打着“温婉”字样。即使天下的中心天启城里见不到的珍稀玩意，在这里都能找着。所以说，“少不入宛”，见惯了宛州的温柔缱绻，少年儿郎又哪里还会有扫荡天下的雄心壮志呢？

然而要是仅仅把宛州当做一个装满金珠的口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富庶，怎会不遭人觊觎？而宛州独立于皇权之外繁华了近千载时光，若是看不见灯红酒绿的表象之下，那坚韧勇毅的自由之心，和飘飘长袖里深藏的匕首，就真的死有余辜了。

出南淮市口，沿平溪街南走五十里，一座半傍山的巨大拱顶建筑森然出现。这个建筑如同一柄巨大的铁锥插进地面，坚硬而冰冷。它就是前朝唐国百里家的宗祠旧址。自百里家将主家迁进天后，这里便不再作为主家宗祠存在，在胤朝末年的战乱后，更是彻底荒废了。宗祠的墙壁因为雨水的冲刷而略显斑驳，但这并没有影响这座宗祠的威严和气魄。

如果说从宗祠外面能感到百里家的势力之庞大，那么进入宗祠之后人会彻底被震慑住——宗祠内部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高达百尺，穹顶上有一个圆形的洞，可以看见天空，除此之外无窗，光从穹顶上直射下来，让整个宗祠显得阴森而庄严。更让人惊异的是祠堂的四周陈列着一圈巨大的石像，这些石像是百里家的历代家主。自胤朝创立之初的百里途穷，到主家迁往天启前的百里冀，肩并肩地笔直站立，头顶几乎触到宗祠的顶端。人在地面上，需要仰起头才能看到石像的脸庞——这些石

像拔地而起，足有六七层楼高，仿若神的杰作。只有正午时分，阳光才能从穹顶的洞中笔直地照进来，这时候是宗祠一天之中唯一的光明时刻。这个时候抬起头，会清晰地看到那些过往的百里家主们或威严或慈祥地低着头，他们的目光穿越了时空，注视着站在宗祠正中的人。

在宗祠中站久了，能闻到空气中一股霉味儿，混合着血腥和某种植物的异香。声音被隔绝了，如此安静，这场景好像要带人穿过几百年的尘埃，回到那个血腥、仇恨和荣耀相互交织的夜晚。那夜过后，复仇者百里恬，裁决之手百里恬，唐国国主百里恬在家族以及整个唐国打下了一个铁的烙印。

历史 HISTORY

大胤匡武帝圣王年间，名为“辰月”的黑衣教团出现在朝堂之上，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的功绩掌有赫赫威权，却带着毁灭的欲望而来，引外敌蛮族入侵，令强盛的东陆朝廷分崩离析。作为诸侯的唐国主君百里冀，在引兵勤王的过程中，被辰月出卖，身死帝都天启城下。这就是血腥的“葵花之世”的开端。

百里冀死后，天罗这个以前只在街头巷尾传说中存在的神秘组织缓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对强大的辰月来说是一个微妙的阶段——蛮族不足畏，百里宗祠不足惧，就连一直和辰月对敌的天驱好像也暂时隐匿起来。此刻十五岁的百里恬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父亲百里冀已死，自己的二叔百里辽投靠了进入南淮的辰月，他们将百里恬看做一个潜在的威胁，在杀死了他的四叔百里驰和哥哥百里恒之后，准备对他下手。百里恬的母亲是天罗苏家家主的至亲，为了让儿子能生存下去，她安排了一场对百里恬的考验——在辰月教长范雨时的追杀下，远赴千里寻找天罗山堂，以换取天罗的信任和支支持。在苏七和苏秀行等人的帮助下，百里恬成功了。事实上，他做到的比母亲想象中的好更多，因为他不仅躲

开了范雨时的追索，顺利找到了天罗山堂，还在苏老的护送下重返南淮，手刃百里辽，登上家主的位置。

胤匡武帝七年九月二十日，百里恬继任唐国国主。天罗登场，风云异变。

然而辰月占据了天启城的政治中心，让帝都来观礼的官员看到完全不是自己带来的旨意中的人登上家主的位置，百里家相当于和帝都天启闹翻了，以一个小诸侯国之力对抗统治整个东陆的大王朝，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诚然，百里恬几乎以一个十四岁青年一己之力，就击退了进入南淮城的辰月势力，保全了百里家的独立。如果没有百里恬，百里家乃至整个唐国早就让辰月拿去，以后的历史也会大有不同。

但百里恬的国主之位并不稳固。尽管他在家主即位之时，凭借着阴影里的尖刺——天罗强势登场，扫平了反对的声音；唐国很多朝臣——包括百里家一部分尸位素餐的长老在内——都不会信服一个刚刚死里逃生、几个月前还完全不入众人之眼的孩子当自己的君主。何况长远看来，雄踞帝都的辰月教仍然是强势的一方，暂时的受挫不会对最终的结果有任何影响。

各方势力暗中涌动，百里恬隐约察觉到，如同附骨之蛆的辰月，仍然和自己的家族藕断丝连。

百里恬的直觉是对的，并不是所有的百里家族成员都决心和百里恬以及天罗共同进退，全力灭灾辰月，他们有着更为直接且切实的目的。

比如百里辽的次子百里袁。在百里辽死后，百里恬为了维持家族的统一，留住了百里袁的性命。然而仇恨已经结下，百里袁年纪尚轻，却有着和自己年纪不相称的决绝。在一些百里家的家老还在见风使舵地观望的时候，他已经决定利用辰月的力量为父亲报仇。

另一端的百里恬却似乎没有对自己的堂兄有太多怀疑，他登上国主之位后做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就是翻修百里家的宗祠。这在承平年代里也是一桩大事，但在群狼环伺的陷阱中开工，就太不合时宜了一些。

宗祠在南淮城南，是百里家刚入主南淮的时候修建的，那时的家主百里途穷还是车夫出身。在百里途穷的安排下，高大的拱顶形建筑好像一柄锥钉刺破了南淮的温婉，从形制上来说，不算十分好看。百里恬对身边的人说：“百里家如今在分崩离析的边缘，是因为大家不再尊崇敬畏祖先，不再怀想先人们筚路蓝缕时的勇毅。我今天修缮宗祠，就是要找回百里家失去的正道。修缮完毕之时，我必带领百里家上下，向祖先献上供奉，他们一定庇佑我们在正义的战争中获胜。宗祠修成之日，就是我百里家向辰月开战之时！”

他的话辗转传到了百里家老的耳中，却被认为是小儿之言，不值一晒。

百里恬的这次翻修工程没有改变建筑的外貌，而是花重金在三个主要的事项上：第一是请石匠用巨大的开山云石，将百里家历代先祖的人像雕刻在山壁上，环列于宗祠大堂；二是从雷州运来一种名叫“锥榭”的奇特植物，将其种在宗祠的地面上，令宗祠内苍翠不绝；第三是建造了祭典用的祭祀台。关于这个祭祀台，工匠们

一直秘而不宣，材料、位置、大小，无人知晓。即使百里家资格最高的长老也不允许在数月后的祭祀仪式之前窥探新祭祀台的样子。

锥榭宗祠 QUERCUS DENTATA

百里恬通过一次刺杀成功上位，辰月也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百里恬身处天罗护卫之中，平时又深居简出，辰月毫无机会。

百里袁需要一次机会，他和辰月都认为，祭祀典礼是百里恬防御最弱的时候，也是逼宫的最好时机。他暗中联络了百里家的长老们，在他们的仪卫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和辰月的下属，打算在祭祀这一天公然发难。而百里恬似乎对此毫无察觉。

祭祀典礼如期举行，百里恬带着宗亲一起来到宗祠门口。每个人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叹——宽阔的宗祠大堂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庄严和大气，数座巨大雕像环绕着大堂，它们的头顶几乎触到了宗祠的穹顶，带给人的不仅是震撼，甚至是一种恐惧的压迫感。大堂地面细细地铺了一层藤状物，花朵奇美，散发淡淡的异香。而那个一直秘而不宣的祭祀台也玩出了新花样，它不是建在地面上，也不是由铁链吊在半空，而是悬在空中。百里恬看着这个空中的祭祀台，露出沉稳的微笑——这是他此次翻修工程中最满意的一笔。人们都在猜测百里恬是用了什么秘术将整个祭台浮在空中，以及……为什么要耗费如此精力做这样的安排。

祭祀仪式开始，百里恬和百里家的长老们登上悬在面前的台阶，一级一级往上走，最终登上悬在高处的祭祀台，能够进入宗祠的人员都经过辰月的精心挑选，全部对百里恬不怀好意，百里家的其余成员却按照百里恬



Illustrated by 伊吹五月

的吩咐等在宗祠门外。祭祀台的高度离穹顶不远，站在上面正好能看见家主石像的面部，它们表情肃穆，好像在等着见证一场充满荣耀与光复的仪式。时值正午，阳光从穹顶的洞中笔直地照进来，宗祠沐浴在金色温暖的光辉中。

百里袁的计划可谓万无一失——进入内堂的全是自己的人，门外的百里家子弟全然无知，堂内的辰月好手要对付的，只是百里恬身边的三个天罗刺客而已。百里袁只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下令，然后汹涌而出的辰月下属会把百里恬和保护他的天罗刺客吞噬。

“仪式初始……”百里恬目光盯着百里袁，缓缓开口，似乎不是说给众人，而是只给百里袁一个人听，“用背叛者的鲜血，祭奠死难之士。”所有人就好像在一场酣梦中被突然惊醒，宗祠里一片寂静。过了好一会儿，百里袁发现有水滴滴在自己的头上，用手一摸，竟是黏稠鲜红的人血！他猛然抬头，发现苍穹顶洞的边缘不知何时悬吊着一些死尸，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些人正是自己埋设在宗祠四周的士兵。百里袁知道事情败露了，索性直接拔刀相向，他相信公然对抗起来，百里恬不是对手。

“我知道暗中勾结辰月的是你，所以请秀行造了这个祭祀台。”百里恬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我的父亲、你的大伯被辰月迫害，死在对抗蛮族的战场上，辰月杀我百里家人何止一二，忠勇之士因为辰月血流成河……我顾及兄弟之情，没有将你父亲的罪过牵连到你身上，你却不懂好自为之。”

百里恬丝毫不惧，对着祭祀台上所有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声如洪钟：“经由我，忠勇死难之士的血债，必得偿还！”话音刚落，百里袁感觉到脚下的祭台突然有所松动，好像在慢慢下沉。空气中不知有什么在嘶嘶作响，转头一看，通向地面的石阶一级一级地下落，触地便碎成石块。奇怪的是，碎裂边缘好像被锋利的刀片迅

速斩过，平整光滑，不像是摔碎的，难道是……切碎！等到百里袁反应过来时，一道闪电在脑海中划过：这祭祀台并不是用术法悬在空中，而是依托在一张细密的刀丝网上，刚才空气中的嘶嘶声，正是刀丝抽离的声音，等刀丝抽离到一定程度，网因为太稀疏不能托住整个祭祀台时，众人便会和这祭祀台一起被纵横交叉的刀丝切成碎块坠落而下——天罗拥有的断金裂石的刀丝！这一切太过突然，百里袁来不及行动，就瞬间从高空坠落到地面，同时落到地面的，是碎不成形的肉块和木屑。空气被刀丝网拉出了一片血雾，映着顶洞的光，猩红的雾气从高处慢慢下沉，刀丝网上血滴疾走。一场干净利落的屠杀过后，那些陪伴百里恬的天罗高手倏忽隐去了身形，宗祠中只剩两人。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百里恬——他脚下的那块祭台并没有被切碎，仍然悬挂在细密的丝网上；另一个是地上的百里袁——他脚下的祭台也没有被切碎，而是随着人整个掉下。百里袁被地面上遍布的植物蜚得满身是伤。此刻正午已过，顶洞的光束开始倾斜收敛，宗祠如同一个戏台，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到了落幕的时刻。百里恬和百里袁，一个高高在上，在光中如同神明，一个从高处坠落，跌断双腿，浑身被蜚伤，身处阴暗。

“这植物叫锥榭，”百里恬从高处俯视百里袁，声音平静，却有一种让人难以抵抗的力量，“被它蜚到的人不会立即死去，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自省，为因你而死的那些百里宗族忏悔。”百里恬转过身，抬起头面向穹顶，柔和的阳光打在他若有所思的脸上，再度开口，仿佛喃喃自语：“我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将家族的叛徒全部铲除，我要用辰月的鲜血来祭奠亡父和死去的宗亲。”

百里袁看着自己的堂弟，一时觉得陌生，眼前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国主，有雄心，有智谋，有胆色。他强忍着疼痛爬到门口，才发现所有的门都已经牢牢封死，再抬头看时，百里恬已经不见踪影。百里袁这才明白自己彻底输了，这不是祭祀典礼，而是一场请百里家历代家主和宗亲见证的政治仪式。这场戏有戏台有排场有角色，是百里恬做给唐国所有人的戏——勾结辰月的反叛之人，将受到严酷的惩治。可笑的是，自己以为成功渗透了百里家的长老势力，却是替这场大戏挑选了演员。

百里袁浑身疼痛，被蜚到的伤口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迅速地生长。暮霭将近，宗祠中的日光逐渐倾斜微弱，少一寸，又少一寸，直到完全消失。百里袁看着逐渐降临的黑暗隐去宗祠中的一切，唯有恐惧相伴。

那种百里恬从雷州带来的植物“锥榭”，在后来有个恐怖的名声，叫做“钉人藤”。偶尔有人被它蜚伤，病人伤口会一直不能愈合。过了几日再看，皮肤底下会长出一片阴影，呈锥钉状，触摸起来也异常僵硬。据说当时全南准只有一个大夫能够医治这种刺伤。他会用罌粟药酒涂满病人的胳膊，将其按到桌上，用一柄锋利的小刀在锥形阴影的一端深深地划一道，鲜血涌出。大夫小刀一转，刀背抵上皮肤，紧贴着皮肤中的硬物滑动，将硬物从刚切开的刀口处推出。病人疼得大声吼叫出来，刀背刮出一片血痕，硬物一点一点被推出来——是一段连着皮肉，鲜血模糊的锥钉形木茎。

被锥榭钉一个种子到伤口里，种子便会在体内生



《异物志》记载：锥榭，雷州植物，虽名为榭却呈藤状。喜阴，腐生。被其蜚伤之人得神刺，种刺噬血肉而长，长成后刺穿皮囊，呈锥钉状。

长，吸血食肉。

《异物志》记载：锥榭，雷州植物，虽名为榭却呈藤状。喜阴，腐生。被其蛭伤之人得种刺，种刺噬血肉而长，长成后刺穿皮囊，呈锥钉状。

百里宗祠发生的事迅速传开，整个南淮的人都知道唐国国主用庄严又诡谲的方式处决了一批叛党。七日后宗祠石门重新打开，祠堂中一片腐臭。士兵们找到唯一完整的尸体，他的身上被数个锥钉状的木茎从内而外彻底刺穿。传说，那就是百里冀临死之时所说的，要将古伦俄钉死的钉子。百里家的祖先用这样的方式，惩治了与辰月同流合污的后辈。

在一个晴朗的正午，推开故旧百里宗祠的大门，会有一股潮湿森冷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束正午的阳光直直从穹顶上射下，我仰头去看，百里家祖先的塑像正沐在阳光下，面相庄严。从百里途穷，到百里冀，或持鞭，或按剑。站在末首的百里冀，俯视的目光如锥如刺，仿佛跨越了数百年的时间，仍在呐喊：

“百里家的子孙即使只剩下一人，也要用钉子钉入古伦俄的咽喉……”

宛州驿路

在这里，豪奢才是平常，就连车马扬起的的烟尘都混着金银香。

——题记

缘起 ORIGIN

如果你想看遍九州的奇珍异宝轻锦重器，就不该错过宛州。在这里住上一生，每天见的珍宝都不会重样。如果你的一生已经只剩一天了，那也不要紧，来青石驿吧，如果把这里一天见到的货物价值都折算成金铢，足够买下三座天启皇城。

青石驿是宛州十城最北的门户，所有进出宛州十城的驿路都在这里聚集，千万缕蛛丝一般的驿路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路，分双向共八条车道通过驿站口。宛州八景中有一个叫做“驿路烟尘”，是通平到白水之间的宽阔驿路，因为繁华热闹而久负盛名，渐渐成为游人追捧的地段。青石驿的繁华比“驿路烟尘”更胜，虽然少了一些商铺酒肆的奢靡歌舞，但是这里络绎的车辙间，却承载着所有宛州商人的家业与人生。站在青石驿的栈楼上向南望，载满货物的车马排列着由远及近，高矮制式各不相同，有的是毡顶，有的是草帘，有的是木顶，大家族的货车上印着家徽。路中间是流动的各色车顶，路两侧是停滞休整的隊伍，忙碌中不失秩序。车轮之下的驿路承宛州的包容，多得是金铁锱重的豪奢，也兼有柴米油盐的平凡，无处不生意，无物不是钱。

历史 HISTORY

宛州是一个温柔的地方，即便是政治的钢牙铁拳，打进宛州，也全都像被湖水囫囵吞下，连连漪都不会起。驿路上奔忙运输的货物不断地扬起烟尘，如舞女身上不散的香粉，混着金铢的气味。宛州不向政治低头，反而是吸引着政客的眼球围着银铜金履不停打转，谁都期待着这位舞女手中邀约的酒杯能向自己倾斜一点，再倾斜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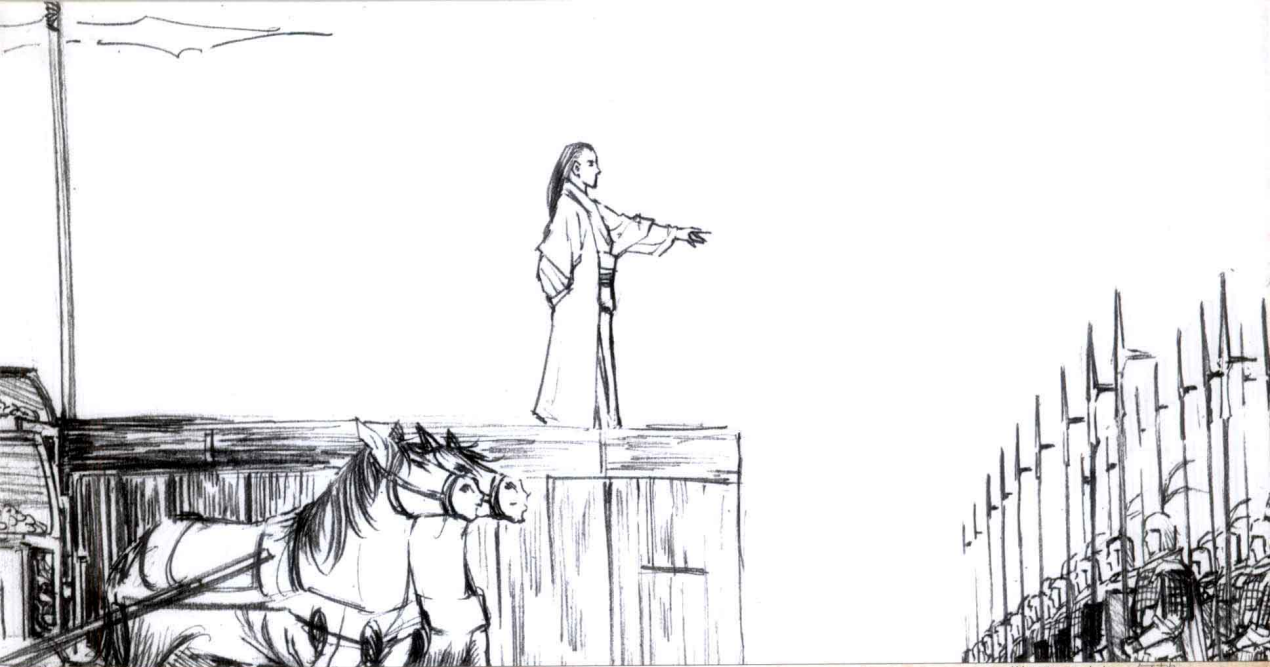
君王登上天启城的路，从来都是洒满战火鲜血的金台阶。蔷薇朝的开国之君白胤虽有精兵猛将，但并不擅长财务。行军攻城，每一支羽箭射破盔甲的声音背后都是一个铜铢流走的叮当声。白胤的攻城计划开始没多久，就出现了补给不继的状况，他只好从富足的地方开始打，边攻城边筹军粮。宛州最富足，但“宛州熟，天下足”，如果连宛州都战乱而受到重创，怕是他登了基也只能对着一国饿死的百姓颁布诏令了。

白胤军队缺钱窘况是遇到“豪饮天曦”江荆之后才解决的。江荆生性热爱贪污，理起财来却可谓风生水起，以一生万。江荆和白胤第一次会面之后，依靠对军队补给的准确推算证明了自己的后勤才能，要随胤军离开宛州。江荆临走前，在青石驿的路口栈台上摆了一场奢华之宴。从青石驿开始，每条驿道每隔十步就放置一尊碧玉的烛台，烛台上放置着蛟脂的灯盏，灯罩用整块的玉石雕成，内置不同颜色的宝石，几层镂空雕花重叠，光透出来映在来往的车马上，七彩的倒影交织摇晃，就像是在水波中摇曳的鲛人海市，如此绵延到目力不及的地方。连迎宾的道路都装饰得如此奢华，可想而知栈台上的会场堂皇到了什么地步。

宛州的豪商们都知道江荆的为人，他这么大张旗鼓地宴请宾客，肯定不会做亏本生意，把驿路都布置得如此奢华一定有什么目的。江荆直言，白胤得天下之势已定，虽然手中有的是钱财，但是一时之间换不成军队要用的武器兵甲布匹粮草，在座的若是肯将手下商里的货物暂借于白胤，来日必将十倍奉还。这个时候已经是“宛州斗富”事件以后了。谁都知道江荆的家财多得不可想象，连随便一个小妾的耳朵上戴的都是赧朝皇后世代相传的珍珠，而且那枚无法估价的珍珠还被溶了兑酒喝掉了。这些商贾虽然心里觉得这个嗜财的主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回报来，但还是选择了支持白胤。就在一餐饭的工夫里，源源的车马载着刀剑军甲和兵粮驶向了青石驿，从玉灯照亮的远端滚滚而来。江荆布置的玉灯，正好够他极目清点货物：一百车铁刀羽箭，五十车铁环精甲，一百五十车粮草，共计三百辆。

直至白胤即位之后，宛州的商人们都没有指望江荆能回来给他们什么东西，就在这些商人摸着胸口咬着牙准备放弃这笔烂账的时候，江荆带着不多不少正好三百辆蒙着毡布的货车回到了宛州。江荆在驿站口独自走下了马车，他没有分配车载货物都是哪家的，而是高高举起了薄薄一张纸。

“当年蒙诸位仗义，小弟铭记在心。此处三百辆车的财物，诸位自可领走。小弟手中还另有三千万辆大车，不知诸君可有意调换？”说罢展开手中的薄纸，正



Illustrated by 何懿

是就任治粟卿的圣旨；治粟卿主管天下商务，可谓一手握住了商人们的命脉，说是三千万辆大车也毫不夸张。商人们面面相觑，最终放弃了实际财物的偿还。

事后江荆令人将覆于大车上的毡布揭开，里面全部空空如也。

就像传言中说的，青石的驿路一天送迎的商货，没有一万种也有数千类，但是历史上也有一次，十数日之间青石驿只吞吐一种货物——金铤。

当时风炎皇帝白清羽才登基三年。白清羽登基以后在政治上处处受阻，老臣们密切监视着，天天等着他出错。白清羽是靠兵变上位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出路应该是掌握兵权，也唯有强兵政策才能帮他实现“北伐”。白清羽安插自己的人手进了军队的系统，更换了羽林军的教官，而且一直在加大训练量。羽林军骄奢惯了，哪受得了这种训练。如果不是因为还有军饷可拿，他们早就哗变了。风炎朝北离三年九月三十日夜，货殖府账库失火，货殖府长史姬惟诚被烧死，本应已经入库千万金铤和几乎与之等价的银毫跟着不翼而飞。金库空了，唯一能够用来安抚羽林军的东西——军饷，再也发不出来了。

只有现钱才能救白清羽，而天下支持白清羽的人中，只有宛州江棣才能拿出这么多钱。

北离三年十月初二，天还没亮，宛州所有的商铺票号都打开了门。运货的小厮们搓着发红的手指，从商铺钻到驿道上。车早就装好了，车辆依然是那些车辆，高矮不同，制式不同，但是每辆都盖着统一制式的厚毡子，上面印着江氏大风的家徽。城门还没打开，驿路就已经忙碌起来了，拉着货车的老马鼻孔喷着白气，比以往更吃力地拖动货车，慢慢向青石驿关口汇聚而去。

北离三年十月十七，羽林天军大将军称病不出，受人挑拨、哗乱的羽林天军部众举着刀闯进了皇城，堵在太清宫门口叫白清羽拿出黄金来。白清羽亲自出宫阻止

叫骂的士兵。谁知暴乱的士兵看见御驾以后情绪更加激动，如果不是金吾卫大多是“狮牙会”成员，是白清羽的立身之本，堂堂大胤皇帝就要被逼得和拱卫帝都的羽林天军血溅三尺。人群还在鼓噪，御驾和刀剑长枪间的距离转眼被吞得只剩一辆车宽。忽然队伍远处开始骚乱，还来不及回头，一名羽林军就觉得铠甲上一阵清脆的响声和震动，他被十几块金属同时砸中了。居然都是金铤！足色的金铤！

一队货车挤进了御道上的缝隙里，隔开了御驾和羽林军，江家的仆从高高站在车上，也不低头看，他们脚下是绘着大风家徽的厚毡，毡下一堆堆的金铤闪花了军人们的眼睛。大把大把的金铤洒进人群里，满地都是攒动着捡拾钱财的士兵，这些羽林军完全忘了刚才还被他们看作寇仇的皇帝。但江家的仆从们还是不停手，仿佛要用金子把整个御道铺满。他们自青石驿出发之时，就受到江棣嘱托，生怕救之不及，一人天启城，就沿途抛洒金铤，令天下人都知道，皇帝的手里不缺钱。城外还在聚集的羽林天军将士听到军饷有了着落，自然不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逼宫造反。一场动乱就这样平息于发轫之时。

之后半年，数百万金铤源源不断地调入天启。抵在白清羽喉头，要把他挑下御座的羽林军枪尖，就这样被江棣用钱磨平了。

这大概就是宛州，不但不做政治掌下的冤死鬼，反而是御座身后那一阵东风。

萤夜路网 FLUORESCENCE

宛州人人都已经熟悉了忙碌繁华，以及热闹背后的包容。旅人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的驿路烟尘，不过是宛州人司空见惯的景色罢了。如果说有哪个宛州人没有见过车水马龙的驿路，听上去就像鲛人没见过海水一样让人不



Illustrated by 季诺

敢相信。但是让人不敢相信的故事，却从来没有停止发生。

江棣为白清羽送金铗之所以能来得及，完全是依赖江家无比强大的情报系统和运输系统。情报系统的大总管白凝刘是最先看出货殖府一案关键性的人，整份情报传达到江棣手上的时候，比太清宫收到消息还要早几分。也是他看穿了商会的心理防线，辅助江棣打通金铗运输的各个哨口，把全部现钱金铗运出了宛州。或靠交易谈判平衡，或靠武力豪夺。他是一个精明却又不失铁血的人，装满金铗的车马汇聚在青石驿时，他就站在栈楼上，冷眼监视着驿路上的信号烟逐一点燃。

一个表面上再冷酷的宛州人，骨子里还是留着金脉般的柔情。当时江家负责运输调度的是一位女性——顾婉。宛州没有什么货物的流通能逃过她的耳朵——是耳朵，不是眼睛。顾婉小姐天生患有眼疾，不能受到强光刺激，所以她白天不能出门，甚至晚上也不能直视火光。但是她的统筹规划能力可以说是宛州无双的，江家门下的数算之士，便以她为首——那是江家屹立于宛州商界的最大资本。白凝刘的情报，配上顾婉的统筹计算，才是江家物流网的全貌。宛州十城的繁华八成都靠她的笔调度，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忙碌的车流，她最常待的书房就在青石驿的地下。顾婉光靠听着头顶的车辙声就能判断出每车装了什么，装了多少，甚至能推断出是哪家的货物。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宛州的驿路运输，也没有人比她更渴望见到繁华驿路上车马奔驰的样子，但是她不能。她不能接触日光，甚至不能看夜晚闪亮的火把和夜明珠，一种名贵的荧光香粉是她这生能看的唯一光亮。

白凝刘经常讲外面的繁华给顾婉听。他告诉顾婉自己站在高高的青石驿栈楼上，看到平时五色的车顶在顾婉的统筹下在一个对时里都变成一样的颜色，载着金铗的重车慢马自然成列，穿过宛州，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青石驿里，又沿着大路驶往天白。宛州南边的每一个辖

区，清算好车辆就会放一支信号烟，由远及近。顾婉听到这些场景，有欣喜也有难过，喜的是白凝刘懂得她的心思，愿意讲外面的事情给她听；悲的是，她从来没能亲眼见她日夜倾听的驿路。白凝刘的确懂她的心思，所以白凝刘会倾尽所有满足她的愿望。

那是一个新月的夜晚，顾婉被白凝刘蒙上双眼带出了书房。她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生活的，一旦离开了地下，就要用厚重的黑绸蒙住眼睛。白凝刘把她带到了青石驿的栈楼上——俯瞰宛州驿路的最佳场所。白凝刘解开了她缚眼的编织，宛州的驿路上本应十二个对时都有火把在跳跃，但是这夜的宛州，一盏灯都没有亮。顾婉凝视着户外的黑暗，将目光放向南方，忽然那些驿路从远处慢慢亮了起来，就像是有火在沿着蛛网燃烧，距离中心的青石驿越来越远，越来越聚拢，一直到了青石的主干道上并成一线。一阵香气袭过，无数只蝴蝶从顾婉的耳畔掠过，落向地面，排布在道路上，蝴蝶身上闪烁着微弱的荧光，一幅宛州驿路的完整图景就这样在她的眼里展开了。原来白凝刘在所有的驿路车道周围都施用了吸引蝴蝶的香粉，蝴蝶身上的荧光点亮了“驿路烟尘”的图景，宁静温柔地重放着宛州特有的繁华。

每逢新月的时候，青石驿都会灭灯一夜，只剩炎炎的道路闪烁一夜，照着路上的车马川流，直至两人垂垂老去。最初的那个新月夜被后人记作“萤夜”，每年的这一天，宛州的青年商人们都会带着心爱的姑娘来看青石的驿路灯火。

据说即使到了现在，逢新月夜的时候，还能看见闪烁着紫色荧光的路网，密密铺开。如果用笔忠实地画下亮起的道路，第二天白天再对照着宛州现在的商路看一看，你会发现，很多亮起的道路已经在商路的更新中不复存在了。但是这萤夜路网的奇景却还重现着昔日的商路繁华，它就是青石驿最温柔的注释。



新月夜路无灯，
连绵的光沿着一丝丝车辙点燃。
一叶萤蝶，
为繁华着色，
金铄银毫不绝缕。



Illustrated by TRYLEA

驿路更迭变幻，
城镇衰荣流转。
盈溢的香气，
是云天驿客的豪奢，
旧日温柔只在紫夜苏醒。

THE END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cmfchina.com

“那些人好可怜，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龙的世界。”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小说里的台词，这本小说有个我更喜欢的书名，叫做《娶个姐姐当老婆》。当从现实世界穿越到奇幻的费伦大陆的主角，向那个世界里的人物对现实世界做了故事化的介绍后，得到了那样的答复。

当然，我们好可怜，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没有龙存在。科学的观念占据了我们的大脑，抹平了奇迹存在的空间。确定性的边界不断地扩大，侵蚀了想象存在的可能空间。每天我们急匆匆在四号线的地铁上坐上二十多站到达办公室，掐着时刻表完成一件件事情，晚上急匆匆赶回去和恋人吃饭，夜里带着未完成的事项入睡，第二天又挣扎着按下闹铃起床，重复前一天的生活。如果地上有巨大的阴影飘过，不是乌云的话，那么一定又是飞机在起落了，这样想着便也从不抬头看向天空。

但古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他们笃信那些幻想生物是真实存在的，天空中不但有苍青色鳞片闪着金光的龙，更有龟背鱼尾的鸟中之王凤凰，还有大风还有插翅飞虎还有还有……尽管面吝一见，然而在深深的云彩背后，那些超然俗世的巨大传奇生物们，一定是存在着的。在命定的时刻，它们会代表祥瑞或是灾厄出现，而渺小的人类如我，只能敬畏着跪拜。

但这样的日子再也不存在了，当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吸血鬼，就只是一个顶着罗伯特·帕丁森的脸蛋会在阳光下发光的帅哥（或者连帅哥都算不上），再也没谁会像十八世纪特兰西法尼亚的香农一样战栗得浑身发抖了。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的序言里说，遵循热力学第三定律，嫡从高点向低点流动，就好像山口推下了大石，会不可避免地沿着斜坡坠到谷底。这就是生活的惯性，巨大、目的明确、不可抗拒。

这样的生活……好无趣！

好在我们还有最后的堡垒和同行者，可以抵御世界的侵蚀，保留最后一抹颜色。每当环视办公室，我都能看到一群人，他们平时披着“正常人”的外衣，做着一些循规蹈矩普通人会做的事情，但内心深处有个地方，还藏着最宝贵的财富，那些让我们变得“特别”的东西——想象。

如果说“想象力”这个词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可能性。在可能性的海洋里，佛罗多将魔戒扔进了厄运火山口，守夜人坚守着自己的誓言在长墙外夜夜巡视，挽着双刀的黑皮肤精灵和自己种族的邪恶本性做着斗争，五色的龙神被沙漏瞳孔的法师封印在主物质界之外……千亿颗星辰用光芒向我们诉说，等待我们的耳目生长出翅膀，飞近了聆听它们的故事。

是的，我们有着长长的长长的青春期，我们像孩子一样，抗拒着不接受这个世界的固有设定。通过文字，我们行走在一个灰色的地带，两侧的世界随时变换着颜色和形状。

但看呐，我们的世界里还有巨龙在天空翱翔！

CONTENTS 目录

The possible boundary...

001	地理志·异魅怪谭IV	ISOTONE/帝陆狮
002	地理志·锥榭宗祠	麦荏/帝陆狮
006	地理志·萤夜路网	青笋/TRYLEA
010	卷首语	ISOTONE
012	衣申露·如火	相里未/ziiii
014	十二国记·菊与刀	伊吹五月
022	锈蚀天使 俘虏 漏网 杀局	萧如瑟/白树
042	无尽长门(连载五) 假死 地火 云灭	唐缺/金朔
078	衣申露 明星 眼睛 骗人	相里未/汐钥
098	长夜幻歌·驱魔师 驱魔 山神 忘记	多多/官鬼
116	昔年种柳 异族 志向 往昔	渭七/官鬼
132	九州人物服饰大盘点	紫澜羽/阿琉/怀砚
137	九州之星 信 白雪歌 和解 淡淡红尘 天下第一 纸鸢赋	叶明瑄 薄绿 后得嘉树 锦忆之 周六安妮 对镜 小铁
164	绘画课	紫澜羽/阿琉
166	皇极经天	ISOTONE
169	胤周刊	叶明瑄/麦荏/五子析
172	九州同学会	叶明瑄/阿淳/麦荏



相里未

九州志2011至2012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生于江南，学于江北，知三国语，晓两方言。
她的文字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张力，能够轻易地触动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她写细腻的情感，写想象奇瑰的场景，写人世间千秋万象，也写永不能回头的时光。
代表作：《南淮四恶之赌》、《幻春》、《九州·长生》

她曾是玫瑰丛中的水葱，
直到遇到那双小眼睛。
她从未想到，
会在一双小眼睛里看到前尘过往，
里面有凯旋门华丽的金色大厅和不计其数的镁光灯，
也有她用尽全力拼一个与他并肩的默默祝愿。

他说：
“去吧，苏曼，用你的火烧尽今天的晚宴！”

她在那双小眼睛里全部遗忘，
忘了自己究竟是黄橘意，
还是苏曼……

衣申露 · 如火

Illustrated by ziiii
Written by 相里末

爱人心世上最难懂。
他在那里，可你，却永远触碰不到。
《衣申露》细细讲述繁华迷离旧时代，
一场水月镜花的成长幻梦。

相里末

ziiii

详见P078

结束语

时隔一年，这十二幕九州故事到此终于落下帷幕。这一年里，十位画家分别用自己的笔墨和画纸，上演了一幕幕悲戚的相遇与命运的放逐。

那些曾经出现在想象中的文字和画面，终于可以亲眼面对真实。

也让我们不断思考，究竟什么是心里的九州。

九州像一幅神秘的地图，指引着我们，

不断去探寻未知的领域。

但探索到的那些断章残简，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未知？

人生一梦十二国，是真是幻，便在心中。

种种幻境与往复，前生与来世，

只不过是「一杯黄土，任人凭吊。」

最终的终结，是即将开始的新生。

而十二国记这十二辑绘本故事，即将集结成册。

下辑是肖鹏老师全力设计的缥缈名将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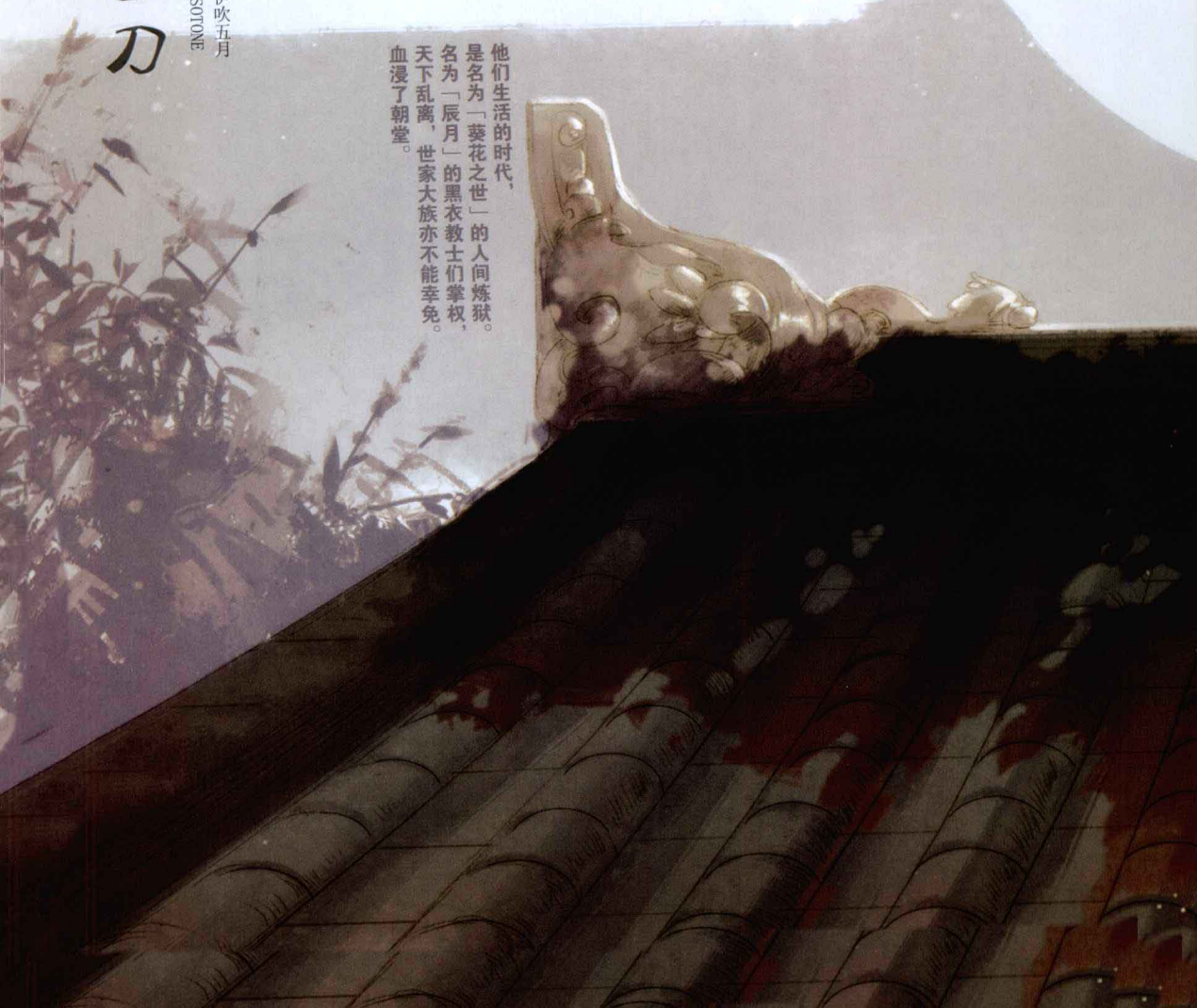
睽违已久，厚积薄发，

敬请期待九州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种种往事。

他们生活的时代，
是名为「葵花之世」的人间炼狱。
名为「辰月」的黑衣教士们掌权，
天下乱离，世家大族亦不能幸免。
血浸了朝堂。

Illustrated by 伊吹五月
Text by 紫瀨羽 ISOTONE

十二国记 · 菊与刀



然而那时候，
空气里还没弥漫着杀意和仇恨的
气味，
后世的唐国主君和天罗「青衣夜鬼」
也还只是坐在屋檐上翻花绳的兄弟少年。
无忧无虑。



“哥哥，看我翻出的‘莫合山’。你也来翻一个吧。”

“算啦算啦，我手笨，还是等着太阳下山看星星吧，我教你认辅星。”

“看星星有什么意思？不如在屋顶睡觉啦，我教你倒着睡也不会掉下去的‘悬丝脉’吧。”

“娘亲说我将来要做国君的，不需要学这些小木。”

“好，到时候你要杀谁，我帮你就是。”